

· 长篇小说 ·

中国拆弹部队



战雷

首次全景展示中国排雷特种兵铁血、神秘的军旅生涯

冯骥 徐纪周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013046460

1247.52
210

中国拆弹部队

战雷

首次全景展示中国排雷特种兵铁血、神秘的军旅生涯



冯骥 徐纪周◎著



北航

C1652829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I 247.52

210

0130488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拆弹部队战雷 / 冯骥, 徐纪周著. —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5

ISBN 978-7-5502-1513-9

I. ①中… II. ①冯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9821号

中国拆弹部队战雷

作 者: 冯 骥 徐纪周

责任编辑: 刘 凯
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376千字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21

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5502-1513-9

定价: 36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000

1

中国，西南边陲。

一场地震刚刚平息，身处地震带的边境小村废墟上的尘烟还未散去，但早已对这些小震习以为常的村民们，已经从避难处走出来，纷纷在自己房屋的残垣中寻找尚未被破坏或者破坏还不严重的器物。

村民中有一个耷拉着脸的壮汉，正在自己家倒塌的房梁下费力地掏捡着粮食，边干边骂：“刚盖好的房子就被震塌了，老子不如住河沟里，叫你震！”

旁边的老村长啐了一口，道：“说的什么丧气话，就为这老天爷不开眼，咱就不住房子啦？！”此刻年迈的他正费力地挪动着只剩下一条腿的身躯，用拐杖扒拉着被砸得东倒西歪的物件，试图捡拾出还能使用的锅碗瓢盆来。

大人的愁苦，不谙世事的孩子并不能理解。此时几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争抢着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拾到的足球，追逐疯闹成一团。

一个脸蛋黝黑的小男孩抢先一步带球跑到了山坡之上，大喝一声，一脚飞起，球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，向远处的草丛飞去。

旁边的几个小男孩正待上前，忽见一道锈迹斑斑的铁丝网拦在面前，他们停住脚步，纷纷变了脸色。

铁丝网那边，足球一动不动地躺在一棵树下的草丛中。虽然离他们不过咫尺之遥，但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足球，无人敢上前去取。

远处一阵山风吹过，树身上挂的铁牌晃了一晃，上面年深日久的几个字格外显眼——“雷区危险”，与旁边的一个骷髅头互相映衬，更显触目惊心！

为首的男孩子狠狠踢了那个闯祸的黑脸蛋男孩一脚，要他去把足球捡回来。

黑脸蛋男孩咧开嘴哭了起来，死活不敢越过那道可怖的铁丝网。

“这有什么啊！我来！”随着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，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女孩

走了过来。

“咪彩，别去，里面有地雷！”黑脸蛋男孩止住了哭声，惊恐地提醒道。

但小女孩并不以为意，前几日她曾进去采蘑菇，只要沿着边走，准保没问题。这个叫咪彩的小女孩俯身从铁丝网的缺口处钻了进去。

几个男孩子互相看了看，也蹑手蹑脚地跟了上去，但他们只敢站在铁丝网的缺口前，紧张地盯着里面的女孩咪彩。

此时咪彩拿着一根探路的长树枝，东戳一下，西戳一下，很快就走到了大树下。看到足球就在脚下，咪彩舒了一口气，弯腰拾起足球，朝那帮胆怯的男孩微微一笑，把足球掂量了一下，抬脚准备踢出去……

可就在咪彩抬脚的瞬间，一声巨大的爆炸响起，气浪升腾中，咪彩的身体和足球一起飞了起来……随之，浑身鲜血淋漓的咪彩落在了地上，身体的剧痛让她哀声哭泣，然而气息的虚弱只允许她发出低低的哀号。

铁丝网外的几个孩子吓呆了，他们此刻能做的只有哇哇大哭。

村民们闻讯赶来，跑在最前面的中年男人正是咪彩的爸爸。他一眼看到了铁丝网里面浑身是血的女儿，哀号一声，冲了过去。眼见离咪彩只有两三步远，只听得一声巨响，他的身体顿时化作了一个腾起的火球。

咪彩的妈妈也赶到了，恰好看到了这一幕，她疯了一般往前冲，被几个村民死死拉住！

危急关头，拄着拐杖的老村长赶过来，他气喘吁吁地吩咐众人回村把牛牵来。

“牵谁家的？”先前牵拉着脸的汉子问。

“全部都牵来，这还用问！”村长急得用拐杖直敲地面。

汉子没有动，一场地震下来，全村只剩下了三头牛，他知道一旦牵来意味着什么。

瘸着腿的村长看到他的样子，勃然大怒道：“人命关天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牵来再说！”他说着用拐杖去击打驱使怔然的汉子，身子一歪，差点摔倒。

以汉子为首的几个村民转身往村里跑去。

就在地雷爆炸的同时，一队赶来抗震救灾的官兵正扛着救援物资行进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。

30多岁的陈晨是这队士兵的指挥官，当第一声爆炸响起的时候，他那张方正英俊的脸庞上两道剑眉瞬间就拧在了一起。

侧耳细听后，陈晨辨明了方向，扔下肩上的救灾帐篷，命令手下两个班长带

上探雷器，轻装简行，直奔爆炸声发出的地方。

在铁丝网的那边，女孩咪彩呻吟哭泣的声音越来越低。老村长把牵来的耕牛一头一头地赶了进去，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中，耕牛消失在火光里。

第三头牛又被拉了出来，耷拉脸的汉子按住了老村长的手。

“叔，这牛，怀着犊子呢……咱村可就剩下这一头大牲口了啊！”

村长红着眼睛，从汉子手里往回拽缰绳，但汉子就是不松手！

“什么牲口能比人命还重要！”老村长怒不可遏，手中的鞭子毫不留情地抽在了汉子那青筋暴露的手上，一下、两下……汉子依旧没有松手的意思。

咪彩的母亲在众人的扶持下，哭喊着女儿的名字。看着同伴一个个走向死亡，旁边的老母牛眼里也噙满了泪水。

村长老泪纵横，身体打晃，就在摔倒的瞬间，一双大手牢牢扶住了他。

是陈晨，他带着排雷班赶到了！

陈晨吩咐老村长带着乡亲们后退，这里交给他们！

村民们往后撤了几步，三个手持排雷器械的士兵小心翼翼地铁丝网的缺口钻了进去。

随着探雷器一寸寸地往前移动，咪彩的呼吸越来越微弱。

陈晨心急如焚，恨不得一步跨到女孩身旁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探雷器发出了蜂鸣。工兵班长拨开的草丛下露出一枚锈迹斑斑的地雷，是72式防步兵雷！

接着，另外几个同型号的地雷也被发现。蜂鸣声带着冷冷的威胁，阻止了陈晨想先救人再排雷的念头。

陈晨当即做出决断，命令其他战友后撤，自己掏出工具，俯下身来开始全力对付这几个黑乎乎的家伙。

此时大批救援官兵也已经赶到，一看这个阵势，全都跟村民一起卧倒在地。

四周一片寂静，鸦雀无声。

陈晨半伏在草丛中，思索着如何拆除地雷引线。也许是埋藏的时间太久了，引线与雷管的接合部有点紧，他拿出一柄小锤，小心敲击着引线接合处，每一次低低的敲击声，都好像在心脏处引发起巨大的回响。

不远处的女孩咪彩在这个空气都要凝固的时间里，呼吸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……

随着陈晨小心翼翼的动作，汗珠一颗颗从额头滚落……终于，陈晨举起了那枚地雷，这表明危险已经完全解除。

可等他抱起血泊中的咪彩时，女孩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
咪彩的母亲疯狂地扑向躺在担架上的咪彩，声嘶力竭地哭喊着，咒骂地下那些要人命的恶毒玩意儿！

陈晨无言地看着生离死别的一幕，垂下了头。

他在心里暗暗发下狠誓：一定要把这些祸害人民的東西全部挖出来！

2

“咱当兵的人，有啥不一样，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……”

山路上，一车车新兵们正唱着嘹亮的军歌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往这里汇集。

这些精壮的小伙子可耐不住路途的遥远，各自找乐子打发时间。来自东北的秦雄正和另一个小伙子掰手腕，膀大腰圆的他和自己的名字一样雄壮有力，几乎没费什么力气，就把对方的手腕给压在了下面。

秦雄十分得意地挥动着手臂，叫嚣着，向众人发出挑战。

一旁甩着扑克的张晓菲扭头瞅了他一眼，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：“土鳖！”

没有人听到他的骂声，玩扑克的几个人正集中精力瞅着高等手里摔下的那个炸子。

随着摔下的牌，高等眉开眼笑地伸手缴获战利品。

几个新兵不情愿地掏出香烟塞到了高等手里，他耳朵上、口袋里都已经塞满了，这次赢的只能放在身旁的凳子上。

张晓菲一声冷笑，大力拉开了自己的旅行包！

“啊！”身旁的几个新兵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惊叹。

只见包里整齐地码着一条条未开封的三五、中华和熊猫……谁也没有想到，张晓菲这个不起眼的旅行包里竟然装满了各种高档香烟。

这小子是来当兵的还是来开店的呀？高等乐了。

张晓菲冷冷地看着高等嬉笑的脸，眼睛里透出的意思分明是说：怎么样？有本事都赢走！

几声雷爆从远处传来，新兵们纷纷放下手里的玩意儿，趴窗户往外看。秦雄上前扒开窗前的新兵，把脸贴在玻璃上。

这天气真怪，干打雷不下雨。有几个新兵纳闷地讨论着。

“实战演习，远着呢！”高等头也不抬地整理着赢来的香烟，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

这话被身旁的赵保家听见，他咂咂嘴道：“瞅不见演习，听声过过瘾也好。”

张晓菲闻声，看了赵保家一眼，后者一副淳朴的样子，一看就是农村兵。

就在张晓菲准备把眼神收回来的时候，他瞥见了高等袖子里滑下的扑克牌——原来如此！

高等一看自己藏的牌掉了下来，急忙往回塞，但他的手被张晓菲按住了。

“输的烟算交学费，不过这招你得教我！”抬起头，高等看到了张晓菲挤眉弄眼的脸。

高等坏笑一声，赶紧收好牌，说：“有空再说！”

“现在就有空！”张晓菲不依不饶，坚定地回答。

在这一帮新兵吵吵嚷嚷的时候，车厢角落里，楚男面无表情，喃喃自语。他这个样子已经维持了一路，让人不由得疑心他是不是精神有啥问题。

秦雄跟楚男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这一路他的嘴巴就没停过，不断炫耀自己的力气，现在更是把这力气跟即将到来的部队生活扯在了一起，号称当兵就是靠力气吃饭，除了他这号的，其他的，统统玩不转！

高等玩累了，在后面找了个座躺下来，很快就打起了呼噜，把周围的一切热闹都隔在另外一个世界。

汽车路过训练场，士兵们正在进行训练。吼声如雷，叫人耳朵嗡嗡响，火光冲天，映红了汽车玻璃。

新兵们纷纷瞪大了眼珠子往外瞅，被这种真刀真枪的大场面给镇住了。正纷纷议论间，近处一声巨响淹没了车厢里的喧嚣，张晓菲吓得一屁股坐回了座位。

“疯了把？”秦雄也斜着眼睛。

“疯个屁！哥们儿过年放的鞭炮都比这动静大！”张晓菲毫不示弱。

后车厢里的高等翻了个身，拿外套蒙着头，继续睡。张晓菲看着这个连雷都炸不醒的家伙，耸了耸肩膀。

汽车进入军营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。整个营部灯火通明，连长崔鸣带着手下三个班长在机关楼下等着接兵。

新兵车前面的吉普车先停了下来，指导员杜洪涛从车里下来，崔鸣赶紧迎上去问候。崔鸣年龄30岁上下，说话略微有些结巴，尤其是在着急的时候。

寒暄过后，两人站在一旁，注视着从大客车上下来的新兵们。

新兵们背着背包依次从车上跳下，班长孙军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喊着话：“欢迎新同志们来八十七集团军直属工兵团！吃剩的东西别往车上扔！现在，面朝我，按照登车前的顺序站队！找到自己的前一个人！”

新兵们大多刚从睡梦中被叫醒，两眼通红，脑子混乱，被孙军的大嗓门吆喝得团团转，好大一会儿才排队列。

“一！”在孙军“报数”的铿锵命令之后，为首的秦雄一个跺脚像是要把地给震出个坑来。

“二”“三”“四”“五”“六”“七”“七”……

连着两个“七”叫得新兵们都笑了，原来是睡眼惺忪的张晓菲迷迷糊糊地叫错了。

“不许笑，重报！”孙军脸一板。

这次报得很顺利，但是很快，报数声在一个缺口处停止了。

崔鸣指着那个缺口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孙军瞪着大眼珠子正不知道如何回答，排在队尾的楚男忽然站了出来，报告说自己身后那两个人不见了。孙军听闻，回身几步蹿上车厢，在强光电筒的照射下，四处搜寻“丢失”的两个新兵。

但是从车头到车尾，除了满地的瓜子皮、零食碎屑以及散乱的扑克牌之外，没有一个人影儿。

这是到哪儿去了呢？孙军嘀咕着，转身往回走，忽然感觉脚下不对劲，紧接着就是“哎哟”一声叫，他赶紧弯下腰拿电筒照过去——后排座位底下的高等正呻吟着往外爬。

孙军怒吼着让高等滚出来。

不想高等刚爬出来，就玩儿命地吐了起来。孙军看着他苦瓜一般的脸色，估计是晕车了。

“……我从小……就晕车，连三轮都晕……哎呀，不行啦……”高等说着，又是一阵干呕。

孙军皱了皱眉，开窗对外汇报情况。

“另、另外那个呢？”崔鸣问。

“没了，车里就一个。”

杜洪涛的脸色变了，他跑向吉普车。自己带来的新兵丢了，这可不是件小事，崔鸣也赶上前要求一起去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口哨兵跑了过来，报告说有个新兵在连部门口要求见连长！很快，汗流浃背的赵保家出现在大家面前，张着大嘴直喘粗气！

崔鸣盯着赵保家，说：“你、你干啥去了？”

赵保家歪着身子，畏畏缩缩不敢说话。

看他这个样子，崔鸣气不打一处来，上前一脚把他踢立正。面前这个懵懂的傻小子还不知道，此刻他的这种行为已经算私自逃离部队！

看到连长发怒，赵保家这才用蚊子一般的声音哼哼道，刚才停车休息时，他

去拉屎，回来时车已经开走了，只好一路追着跑来了。

崔鸣看他一副嗫嗫喏喏的样子，气得几乎又想上前给他一脚，看见孙军把高等带了过来，便把火气撒到了他身上，问他为什么晕车不提前报告，这算什么作风。

“我……我啥，啥作风……”高等学着崔鸣的腔调，新兵队伍发出一阵哄笑。

“把舌头捋直了说话！”孙军怒喝，哪儿来的新兵蛋子，竟然如此胆大包天。

杜洪涛从不远处走了过来，他上下打量着高等，高等毫不示弱地看着他。杜洪涛却转过身子，向崔鸣提议说大伙都累了，还是先吃饭吧。

崔鸣正待下命令，忽然听到队伍中响起“啪嗒”一声，接着是一阵轻微的骚动，他疾步朝发出声响的地方走去。只见刚才那个迟到的赵保家正迅速捡起一部手机，紧紧地攥在手里。

崔鸣一把把手机夺了过来，眼睛逼视着赵保家。赵保家哆哆嗦嗦，不承认手机是自己的，可又不说到底是谁的。

崔鸣站到队伍前面，高高举起手机，说如果今天没有人承认手机是自己的，他就把手机当场摔了。

队伍里的秦雄听了这话，心疼得肝都颤了，他正要站出来，忽见崔鸣的眼睛又扫向了队尾，顺着他的目光，有个小红点在黑暗中闪烁着。

这是一台数码相机的指示灯，随着它的启动工作，它的主人楚男正对着领子上的耳麦自语：“这是我军营影像日志的第一天，但也可能是最后一天了……”

“这是什么玩意儿！交出来！”崔鸣已经站在了楚男面前，一把抓过了相机。

杜洪涛把手机和相机都从崔鸣手里要了过来，他掂量了下，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：“部队不允许用手机，这是规定！既然带来了，就要交给连队保管。是谁的出个声，退伍或者休假时，再还给你们。”

3

夜深了，地震后的小村里，陈晨带着士兵们正在加固最后几个防震帐篷。几个村妇端来了热气腾腾的浓汤，让战士们先暖暖身体。

陈晨喝了一口，尝出是牛肉汤，想到自己吃的肉就来自白天被炸死的那几头牛，黯然神伤地放下了碗。

有人叫喊着朝陈晨这边跑过来，正是白天那个牵牛的耷拉着脸的汉子。

汉子匆匆忙忙地跑到了陈晨旁边的村长身旁，低声说了几句，又从怀里掏出了个什么东西给村长看。

村长的脸色唰地变白了，近旁的几个村民脸上也露出了肃穆可怕的神色。

这是一块地雷的残片，陈晨端详着，一道闪电的标记覆盖在弹片上面。

村长看到陈晨疑惑的样子，缓缓解释道：“这是雷公留下的，据说，只要见到这个记号的人，都保不住性命。几十年前，那狼山里，到处都能碰到刻着这个记号的地雷。”

村长说着，转向了远处的巍巍山峦，那里一片漆黑。传说埋下这些地雷的人，就住在这座深山里。有人说他行踪隐秘，独来独往；也有人说，他身边还有一个徒弟……

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响起，闪电照亮了夜色。

雷声中的军营里，新兵们也正经历着一个躁动的夜晚。

查夜的脚步声刚消失在门口，上铺的秦雄就撩开被子跳下了地，一把揪住下铺赵保家的耳朵。要不是这小子没藏好，手机能让连长给收走吗？秦雄心里恨得直痒痒，要知道，这个手机可是对象送给自己的。

赵保家疼得哇哇叫，又被秦雄掩住了口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。秦雄刚要继续教训他，身后传来了“叮叮咚咚”的手机声。

转头，他看到一部iPhone正被高等拿在手里，高等一边优哉游哉地玩着，一边说：“欺负软柿子，有意思吗？有本事找肩上扛星的单练去！”

秦雄闻听气极，放开赵保家转向高等攥起了拳头。

“有人来了！”忽听张晓菲压低嗓子的声音，秦雄像一只猴子般飞速蹿上自己的床铺躺了下来。

与此同时，孙军推门走了进来，巡视一圈后，帮秦雄掖了掖翻起的被角，又走了出去。

估摸着孙军走远了，张晓菲第一个跳下床，摸到高等的身边。

“哥们儿，手机借我用用，我有卡。”

高等一声不响地把手机递过来，张晓菲边换卡边好奇高等是怎么把这么大的玩意儿带进来的。

“藏在裤衩里。”高等瓮声瓮气地说。

屋内静默了几秒钟，紧接着各个角落都传来了低低的笑声。

张晓菲自我解嘲道：“我说怎么一股骚味儿。”

高等又伸出了手，说：“不用？还回来呀！”张晓菲赶忙躲开道：“怎么用？卡已经装好了。”

“一条三天没洗的内裤上，将繁衍出数以亿计的细菌。同志，你正在和一个巨大的细菌培养器皿对话。”对面下铺的楚男忽然发出了带有科普意味的提醒。

张晓菲本来贴在耳朵上的电话赶紧放了下去，讪讪道：“我——不打电话，我只是发个短信。哎，你说人家身上有细菌，这几天你也没换内裤，怎么不说自己脏？”

“为了避免细菌繁殖，我自备了一年的纸内裤，成人款，随时更换。”楚男说着，睡姿没有变，一把掀开了自己的被子。

这下全宿舍的人都围过来了，赵保家好奇地看着楚男，不明白内裤怎么可以用纸来做，难道就不怕动动身子就会破掉。

张晓菲没有去围观，他一边发短信一边嘟囔着抱怨：“这当兵真跟坐牢差不多，这也不让带，那也不让带！早知道不当这个兵啦！”

张晓菲的话首先引起了楚男的反感，说：“既然是坐牢，那你干吗要来？在家待着享清福不就得了？真是一点志气都没有。”在这个问题上，楚男的观点很明确，自己来当兵，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——我楚男在任何领域，任何一方天地，都可以成为真正的男人，而不只是在学业上。

赵保家则比较简单。在他的农村老家，那里的小伙子要想有出路，要么去当兵，要么去打工。他娘觉得当兵比打工好，当兵吃的是国家饭，于是赵保家就穿上了这身军装。

就着这个话题，大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秦雄张口就说，他当兵就是为了混出个人样。

“那你现在不是人样，是熊样？”张晓菲这家伙一张口，就总招人不待见，引得秦雄又想揍他，他赶紧跳到高等旁边，转移情势地推推高等，问他为啥来当兵。

高等一动不动，像是睡着了，张晓菲无奈，又回到了自己的铺上。

宿舍总算又恢复了安静，高等睁开眼睛，想起刚才的问话，他感到一阵茫然。

窗外传来隆隆的雷声，大雨倾盆而下。

雨越下越大，在狼山山脉灌注着，山石发生倾斜滑动。地震与暴雨共同引起了山体滑坡，漫过罗江河，形成了水域面积近五平方公里、库容约八百万立方米

的巨大堰塞湖。

而狼山里旧雷区的地雷也随着山石滚落，雨点一样倾斜在河里，又被后面的滚滚泥沙掩埋了起来。

由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直接威胁到下游德安村、大竹村、白果村、凤尾镇等两万余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驻军的作战指挥部里，司令员与政委等指挥官面色凝重，在电子屏幕前演示着各种应对方案。

4

天刚蒙蒙亮，秦雄就从宿舍楼走了出来，他站在门口打量着四周，打今天起，自己的军营生活就正式开始了。

秦雄溜溜达达地来到了宣传栏前，念着上面整齐排列的标兵的名字，忽然眼睛一转，确定四周无人之后，他飞速地把宣传栏上面第一名标兵的名字用手指擦掉，捡起旁边的粉笔头，写上了“秦雄”两个字。

写完后，秦雄嘿嘿笑着，后退两步，欣赏着自己的杰作。忽然，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声响动，秦雄赶紧跑开了。

高等从不远处的墙角走出来。他看了看手机屏幕上的秦雄，坏笑着：秦雄这个村炮，还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呢。

高等笑着，去看被改动过的宣传栏，忽然，他的眼睛在光荣榜上定格了。

这是一组先进个人的照片，为首的是个英姿飒爽的女军官，30岁上下，笑意盈盈，有一副格外动人的神色。高等不由得赶紧去看照片下面写着的名字——姜锦。

呆呆地看了半天，高等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。他下意识地举起手机，将姜锦的笑容拍了下来。

六点整的时候，孙军出现在宿舍楼门厅，他正了正胳膊上值日的袖章，把哨子放进嘴里，鼓起腮帮子吹响了尖厉的哨音。

在接连不断的哨声中，秦雄早已经笔挺地站在了楼前，幸灾乐祸地看着宿舍里狼狈而出的同伴们。

不远处，崔鸣与杜洪涛一直在暗暗观察着这帮新兵，待队伍集合完毕，走上前来。崔鸣看着衣装整齐的秦雄，心里暗暗点头。但是再往后看，他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。

只见面前这两个新兵，一个系错了扣子，一个穿了条便裤，还互相推搡着。

这个说那个把自己的裤子穿跑了，那个争辩说他穿的就是自己的裤子！

“这、这两个是哪个班的？”崔鸣指着他们问。

孙军脸红了，这两个出洋相的兵正是自己班的张晓菲和楚男，他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，又听崔鸣问：“昨天丢的那个兵今天怎么又不见了？”

“赵保家呢？谁见了？”孙军压着火气，扬起嗓门问。

没有人回答。

但见远处跑来一个人，胳膊下夹一把大扫帚，边跑边喊：“报——告！”

正是赵保家，他依旧一副汗流浹背的样子，呼哧带喘地站住了。

“赵保家！干吗去了？”孙军瞪视着他。

“俺……俺扫院子去了。”赵保家说着又补充，“在家每天都扫习惯了。”

看他一脸憨厚的样子，崔鸣缓缓发话：“习、习惯得改。这里是部队，操场每天都有人值日。”

“俺扫的不是操场，是整个团的院子！”

听了这话，所有人都像是不相信地一愣。崔鸣顺着赵保家指的方向，果见整个营区训练场都是干净整洁。他不由得在心里叹了口气。

训练休息的当儿，高等躲在树后，拿出手机端详起刚拍的照片，照片上姜锦微笑如花的面庞让人心醉。

“躲这儿干吗？”高等正出神，一只手从背后拍在他肩膀上。

高等心一慌，等他听出这是张晓菲的声音时，就放下心来了。他把手机放进口袋，顺势插着手从树后走了出来，不料正好和往这边走的崔鸣打了个照面。

“高等，回去写三千字的检查出来！”崔鸣命令道。

高等莫名其妙，崔鸣严肃地告诉他，部队严禁三手——插手、背手和抱手，现在高等的手插在口袋里，就是违反了不许插手的纪律！

高等笑了，说：“这上衣有兜，下装有袋，为什么不准插手？发、发军装时，咋、咋没人告诉我？”

“这里是部队，你哪儿来那么多怪话。军人的回答只有一个字！”眼见高等又学着自己说话，崔鸣的怒气更盛了。

新兵们在不远处望着这场对峙，都有些傻眼。

“三千字的检查，听见没？”

“我写五万字，包全天行不？”

看着高等依旧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崔鸣怒不可遏。

顶撞的结果是新兵们集体被罚跑步，孙军和崔鸣在一旁瞪着眼珠子盯着，谁也别想耍滑。

不知道跑了多少圈，除了秦雄还昂首挺胸地排在队首，其他的新兵个个气喘吁吁，筋疲力尽。

看到崔鸣还没有叫停的意思，跑得两腿直打弯的张晓菲悄声埋怨旁边的高等，怪他顶撞连长，让大家都跟着吃瓜落。

高等一笑，忽然白眼一翻，倒在了张晓菲身上。

哎呀，跑步跑出事了！新兵们见状，纷纷叫着围了上来，只见高等就像战争电影里快要死去的战士一样，嘴里不断吐着血沫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。

赵保家用手胡噜了一把高等脸上的血，吓得几乎要哭出来。

楚男把他拉开，很专业地伸手探了探高等的鼻息，又探向他的脖子，此时高等嘴角的血更加汹涌了。

“应该是呼吸急促引起的脾脏破裂！”楚男很有把握地做出了自己的论断。

一听这么严重，崔鸣再也顾不上别的，赶紧吩咐几个新兵抬着高等往卫生队送，其他的新兵都跟在后面。秦雄落在最后，对于高等刚才的状况，他十分不屑，跑几圈都能跑得大出血，就这身子骨还来当兵，回家歇着去吧！

高等被送进了急救室。军医很快赶了过来，帮高等做检查的护士向她报告，病人浑身疼，碰哪儿都叫唤，看起来挺严重。

女军医走过来看了看床上的高等，吩咐护士先出去，自己来处理。

随着急救室的门被关上，军医把高等的手和脚用皮扣固定在床边，自己从医药箱里取出了抽血用的针管和针头装上。

高等偷偷睁开眼，看到女军医，不由得一愣，再看对方正拿着针管朝自己走来，他差点从床上跳起来——那针管足有婴儿手臂粗细，配套的针头像刀子那么粗！

女军医已经走到了床前，高等终于忍不住了，说：“姜大夫，姜大夫……”

“哟，还知道我姓姜，看来一直挺清醒的嘛。”军医姜锦调侃道。

“姜大夫，你、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高等也顾不上自己是作为一个重病患者被送来的事实。

“躺好了，抽血化验。”姜锦板着脸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别、别、别……”高等的脸皱成一团，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
姜锦毫不理会，走到了高等面前，捋起了他的袖子。

“别——我没病，装的，血是我从厨房偷来的，猪血……”高等尖叫起来，又解释说，因为连长要罚他写五万字的检查，又罚他们新兵全体跑个不停，他实在没办法，才想出这个主意来。

姜锦听了撇了撇嘴，把针管放回了原处，回头一边帮他解开扣手脚的皮带，

一边说：“你以为自己很高明啊，偷懒的招数我见多了。像什么洗澡的时候装中风呀、吃洗衣粉吐白沫装中毒呀，你这种小儿科，还是动动脑筋再想点新花样吧。”说完，不待高等反应，姜锦便打开急救室的大门走了出去。在她的背后，高等撇了撇嘴。

姜锦回到办公室，接着翻看桌子上那沓厚厚的病历。还没看几行，忽听外面一声巨响，像是什么重物从楼上摔下，紧接着是喧闹的人声，其间夹杂着小护士的惊叫：“哎呀，有人从楼上掉下来啦！快来人啊！”

姜锦飞速地跑出了办公室，此时楼道里已经站了许多闻讯而出的病号和医护人员。她分开众人走到了人群围着的楼梯旁，只见两个护工正把一个人从楼梯下的地上抬起，背在肩上。

姜锦一眼认出这个人正是刚才用猪血冒充血沫装病的那个新兵，旁边有个护士比画着讲述道：“这人刚站在楼梯上，就那么膝盖不打弯的，直挺挺摔了下来……妈呀，吓死我了！”

姜锦一惊，再看护工背上的高等，满脸的血，那血从额头磕破的地方还在不断往下渗出，他的一只胳膊软绵绵地耷拉着，看样子应该是错位了。

高等经过姜锦的身边，忽然费力地抬起头，朝她挤了挤眼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姜大夫，这招……有人用过吗？”

姜锦愣在了原地。

第二章

1

崇山峻岭之间的一片坡地上，一个壮硕的男人身影正为刚栽下的一棵棵小树苗培土，阳光透过云层打在他身上的军装上，低垂的脸掩映在长发的阴影里。

忽然，他手里那把锈迹斑斑的刺刀停下了，刺刀尖碰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，于是他轻轻蹲下身体，慢慢拨开上面的泥土，一枚年代经久的地雷露了出来。男人抬起了头，这是一张有些恐怖的脸，一只眼睛躲在黑色的眼罩后面，乱糟糟的胡子几乎覆盖了整个面部。

男人看了看地雷，又看了看远处的密林。他似乎听到了漫天的雷暴与厮杀声，数十年前的狼山战役又回到了眼前。

那个时候，他还很年轻，有一张清秀稚嫩的脸。在狼山战役中，他和工兵班的其他战士负责排雷。

前面的道路被一大片雷区完全覆盖了。这些地雷有的半截埋在土里，有的索性完全就在地面上，像一个张开了血盆大口的地狱阵，望也望不到边。

经验丰富的老班长带领着大家往雷阵里扔爆破筒，2米多长的爆破筒像梭镖一样飞过去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连响起。

爆破筒很快扔没了，但是地雷阵里的残余地雷却仍旧狰狞地守在那里。班长大吼了一声：“总攻马上开始，为了662高地，我们滚也要滚出一条路来！”

老班长带头冲进了雷区，随着一声巨响，老班长翻滚的身躯消失在火光之中……紧接着，第二个战士、第三个……也跟随着老班长的脚步冲了进去。

连天的爆炸，冲天的火光，一个个年轻的生命瞬间消失，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面的战友蹚平了前进之路。尘土被炸起，落在后面士兵的头顶和身上，也点燃了他们奔涌的热血……

好半天，男人才从回忆中醒来，他轻蔑地看了一眼面前的地雷，熟练地用刺